



太平御覽卷第百

學部

勤學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至睡秦輒引錐刺股血流至踝

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景帝時為博士少耽學業下帷讀

知牝牡

又曰路溫舒字長若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

編用寫書

後漢書曰桓榮字春卿沛國龍亢人也少與兄元卿俱在

田括拾而榮間書讀之講頌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若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日夜不倦世祖聞召拜議郎使人教授太子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後為太子少傅帝賜其車馬衣服榮得之嘆於庭謂父兄曰此吾稽古之力也元卿嘆曰我本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乎

又曰法員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窺園圃

又曰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不窺園者十有七年

又曰趙昱帝就東莞綦母公受公羊傳至歷年潛思不窺園門親踈稀見其面

又曰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好學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伯饒四遷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大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慙過并視不宿而去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蔡人家以農畝為業而勤學專精讀誦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之俱雞以竿授之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讀書不覺潦水大至流其麥矣

又曰袁閔傳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

又曰曹褒博雅踈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書夜精研究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誦習文書當其立志忘所之適

又曰承宮少孤年七歲為人牧家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承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主經怪其不遠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之因留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又曰崔琦字子璋濟北相瑗之宗也引古今成敗以戒梁冀冀不能受乃作外歲箴又作鵠賦以為諷後除臨濟令不敢之職解印而去冀令刺客求之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誅之刺客賢之實告琦因得脫走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籍慶吊不行徵命不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杜喬字叔榮其祖二千石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求師

又曰李固少有雋才雅志好學為三公子常躬步駘駘負書隨師

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蒙少孤為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挫楚俊美其才即贖着家中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居官至散常侍

魏畧曰常林少單貧為諸生耕帶經鋤其妻自擔餉饋之如賓相敬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一遍

蜀志曰譙周字元南，耽古篤，學家貧，未嘗營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頗曉天文，而不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

吳志曰魯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

又曰闕澤字德潤，山陰人，常為人傭書，所寫誦之亦過。

虞溥江表傳曰：張紘事父至孝，居貧躬耕，稼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日，至於弱冠，無不窮覽。

晉書曰：王育少孤貧，為人傭收羊豕，近學堂，常有暇，拾薪以顧書生抄書，夜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亡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慙色，將鬻色以償，於是郭子敬聞而嘉之，代

育還羊豕，給其衣食，令鬻與其子同學，育博經史，仕偽

漢官至太傅。

又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勤學不倦，家貧常不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千螢火以照書。

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為秘書監，好學自少及長，時常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又曰劉寔長不滿七尺，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於皓首，手不釋卷。

崔鴻春秋前燕錄曰：豫州刺史張佈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怖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怖幼而好學，事母以孝，闕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

上書疑書下疑書疑字  
當在下句所字上

顧人畫畫則折木葉學書夜則所書者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遠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諳憶常嘆曰早知窮有命恨不七年讀書

又曰鄭鮮之字道子柴陽開封人鮮之下惟讀書絕交遊之務

又曰王歆字體秦瑯琊人家貧好學三日絕糧執書不輟

父母家人或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為求活乎歆答

曰我嘗以<sup>典</sup>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學有文才累遷中書侍郎揚州牧

後魏<sup>晉</sup>琛中山人也舉秀才入都累歲常以奕碁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如此非一奴不

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今博奕是何事也琛惕然大慚遂寫書研習經史聞見日優仕至侍中

蕭子顯齊書曰顧懽字子怡吳郡鹽官人也年六十歲書甲子有闌三篇懽推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馳田中雀歡

作雀賦黃雀食稻過每<sup>半</sup>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懽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

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又曰隱士沈麟士<sup>火</sup>燒書數十卷麟士年過七十耳目尤

聰明乃故手<sup>抄</sup>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十卷滿數十篋南齊春秋曰江祕字士清少貧晝夜研彙夜讀書隨夜光

火字足  
此條有誤六百十九  
所引可證  
按本書作遺火燒  
書數十卷七作八  
聰明下作以火故抄  
寫燈下細書云同  
惟十作十

本書作六七歲

握卷升堂

北齊書曰杜弼字輔文高祖令弼中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又曰李玄字實鼎家貧常春夏務農秋冬入學自冬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

後魏書曰李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寒少孤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王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能悅兄間博學高才家富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讀不暇寢食

三國典畧曰齊右僕射富平子魏牧字伯起鉅鹿陽人幼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太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魏郎弄

戟多少收慙悟乃折節讀書坐板牀積年板亦為之銳收常為庭竹賦以自發名伯猷謂之曰卿不值老夫猶當恭免

後周書曰樊深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往還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肢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梁史曰沈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救乃免既而流寓孤貧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勢生痰常遺滅油滅火

而晝之所讀夜輟誦之遂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司馬安西外兵參軍記室與宗

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論師表宜善師之

梁書曰韋叡族弟受字孝友沉毅有器局年十三常遊京

四抄本弼字下  
空格

倫

輒

勞疾遣

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誨老幼爭觀受坐讀書不釋卷宗族莫不異之

沈峻字士嵩師事宗人沈麟士嵩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或睡寢輟以杖自擊其志如此

又曰江革字休暎考城人吏部郎謝眺常過革第時大寒雪革敝絮單席而耽學不倦眺嘗脫其所著衣并牛割半氈與革後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記室人或薦之以為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其居不忍離別若求同行參軍沈約任昉同與革書曰此雄府抄選英才文房之職惣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驥於千里

又曰劉峻孝字標平原人勤學去學五六里常行讀書不

思地有坑坎母常倒蹶然後始悟

隋書曰皇甫績字功明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常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篤以嚴訓愍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學問涉經史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為人作碑以示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又曰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至日王邵篤好經史道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之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曰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唐書曰李磎昭宗朝為宰相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註解書傳之間疑近百餘卷經亂悉仁

世說曰管寧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出觀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立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顧其少孤二則羨其未學

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童子苟有志我從相教不之求費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好學時欲寤寐奮志懸頭屋梁以自課常閉戶號為閉戶先生

廬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欲之學時與人俱人藪才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

七賢傳曰阮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戶讀書連月不出或遊行丘林經日不返

益都耆舊記曰朱舍字雲卿廣漢人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釋小豆十斛肩之為糧閉戶精誦寧矜

為之歛得米二十石倉不受

稽康高士傳曰逢真王莽辟不至嘗為社陵門下椽終身不窺長安但閉戶讀書未嘗問政

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逸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七三十年則可以遠矣甯越曰請以上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世要論曰有讀書倦而刺其掌

墨子曰墨子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恠之

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子猶如此况無事敢廢此乎

若字可據言  
七十孫卿條  
引補

鄒子曰朱買臣孜孜脩學不知雨之流粟

漢武帝洞冥記曰董謂字仲玄出隱無常事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以竹籜寫之書竟舐掌中加以少來精動舐之累爛世謂之董仲玄掌錄

西京雜記云匡衡好學貧無燭隣家甚富穿壁引光照書漢書曰倪寬千乘人受業孔安國在太學為弟子都養

前堂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一  
據黃氏新鈔本校 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二

學部六

博學

博物

博學

論語曰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

禮記曰君子之學也其服也鄉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

載籍九流百姓之家無不窮究

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

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謝承後漢書曰王文字伯任好學博覽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通轉衆流百家之言

又曰黃香知古今群書無不涉獵帝以香先帝所異每有疑帝時訪問又詔香觀讀所未嘗見書

又曰賈逵字景伯弱冠誦左氏語云問事不體質長頭也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觀古今無不皆綜

又曰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千門百戶畫地而成

晉書曰何<sub>曰抄本何字下</sub>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

以劭為太子師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

三國典畧曰陳遺兼通直散騎常侍妣蔡聘於周沛國劉

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齊書曰賈希鏡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名家銘云青州世子

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

曰此是司馬越女荀晞兒檢訪果然由事見遇

又崔慰祖傳曰國子祭酒約吏部郎中謝朓嘗於吏部省

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曰吃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

無以過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澄曰僕

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執掌王

本書文下有據

曰抄本何字下

太平御覽 卷之百一  
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寧等  
盛自商畧澄待儉詩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  
未覩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新服飾令學士  
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  
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梁書韋叡子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強記當  
代之士咸就質疑

隋書曰王邵初在齊時祖孝徵魏收魏休之等嘗論故事  
有遺忘討問不能得因呼邵問之邵具論所出取書驗之  
有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

唐書曰李守素尤為譜學妙詣人物自晉宋以降四海士

流及周魏以來諸言動等華戎閎闊靡不詳究時號為肉  
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內出珍饌有  
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北臺  
諸性次第如流顯其歷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  
復能答既而嘆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  
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號曰君既言成  
淮的宜有以改之答曰鄉言是也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梁  
代稱為五經笥令目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減以  
為佳

又曰蔣又幼好學德宗嘗幸凌煙聞見左壁額刻上有殘  
缺文記每行何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幸臣幸臣卒然無

以對遷召又訪之對曰此聖歷年侍臣圖替也暗誦諷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歎曰虞世南諳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國語曰晉文公使趙衰為卿辭云樂枝貞慎先軼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為也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日而莫知糞其心何謂糞其心博學多聞也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稱連環可解

袁子正書曰學莫大於博行莫大於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學以聚之兼聽而辨之

抱朴子曰洪年五六始習孝經論語易但貪廣覽於中書

曾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姓之言近將萬卷

又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囿倪寬帶經以耘鋤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桎梏以受業甯子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覓玄奧窮測微言

典論曰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子者於學無所遺與文無所假

文士傳曰張華窮覽古今嘗徙居有書三十乘

金樓子曰立運出為永嘉郡郡公祖遺於東亭敬子沈隱侯俱至丘云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遺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凡有百餘卷皆不得可知今併欲焚之一客乃謂主人

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傳金紫未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傳  
乃發擿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悅伏  
國朝傳記曰太宗嘗出行有司諸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  
虞世南在此秘書也  
又曰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  
是五善

博物

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吾以兄事  
之  
左傳昭元年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十人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

帝呂覽重言篇  
高注引傳作  
曰夢天帝謂已

君身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字伯曰閼伯秀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  
臧遷閼伯于商丘主壬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  
大泉主參唐人見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富虞武  
邑姜方震大叔夢常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焉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臧君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  
也昔金天民有裔子曰昧為玄真至師元格臺駘臺駘能  
業其官置汾洮鄆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  
姒辱黃實守其祀四國臺今晉女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  
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哉今山川之神則水旱厲

富乃當之記  
錯在虞字上

四抄本虞字下  
空格

大正御覽 卷之百十三

五

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  
辰之神又何為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時也  
得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也  
美先盡美則相生疾同姓之相其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之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慎也時  
取同姓二者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令君實有四姬  
焉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有有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姓故言省叔何曰善  
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哉朕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又昭七年傳曰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皆所望山川有祈禱

而無廖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百鬼也對曰以君子明

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山在東海其

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家郊祭之

歷服周二代又通在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言周襄

盟王得臣天韓子祀夏郊鯀晉侯有問也問差賜子產莒之

三方鼎方鼎莒所貴

漢書曰張安世字一孺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二篋詔  
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

四抄本重下作  
夏子受焉



遺失上奇其材擢尚書令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餉華鮓子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使曰龍肉也衆未知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日魚質狀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勿有雉鮓華曰此必鮓化為雉開視雉則果有鮓鮓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童

雷煥妙達象緯要之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氣耳在豫章豐城因以煥為豐城令使求之煥到縣掘獄屋基得雙劍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又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者華云此蜀山毀故鐘鳴尋蜀郡止其事也

又曰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材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枝遂因水以汎觸其越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

太平御覽 卷之百一  
邑因流水以流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羈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枝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因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又曰桓溫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下砂土壘石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地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又曰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滅咸未知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

宋書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北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能而又啓冢內更時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蕭子顯齊書曰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學士雅摛問無不對求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木悅

梁書裴子野傳曰時西北遠邊有日題及滑國遺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

入滑此具其後乎時人服其博

又曰樂藹為御史中丞時長沙宣武王苑而車府忽於庫

失油洛欲推王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

必燃令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儉之果有積灰曉稱其

博物弘恕

三國典畧曰齊徐之才見有人以五色班蘭骨刀把者之

才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塚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周

視有文理故用之

又曰周平蜀還得樂器者皆莫之識太常少卿斛斯徵徵

切見之曰此罇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于寶用禮注以芒

筒將之其聲極振震衆乃歎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書曰崔頤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籃田令玉

曇於籃田山得一玉人長四尺四寸着大領衣冠幘卽之

詔問郎臣莫有識者願答曰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卽

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

記云有神以玉為形像長四尺四寸或出或隱出則世廷

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高維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

再拜百官賀畢天子大悅賜縑二百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文仲不知長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近也言其

也要失祀國之失節而節政之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

政典曰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  
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仁且智矣夫仁者講  
功而智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  
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  
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以為三筮  
筮簡書也三筮三御卿  
一通也謂司馬徒司空  
又曰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其中有羊馬使問之仲尼曰  
吾穿而獲狗何也獲羊言狗者以  
孔子博物則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蝮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  
墳茅

又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一節專車骨一節其長  
專車專擅也吳子使  
來好聘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  
防風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氏君之名違命  
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骨  
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紀綱天下謂名山川龍  
興雲致雨以利天下社稷之  
守為公侯封國立社而山川之祀  
者為諸侯守之是公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何  
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汪芒長  
翟國名守封嶠山者也封封山嶠  
在令共  
郡永安為柴姓柴姓芒  
縣是也為柴姓柴姓芒  
氏之姓有虞夏商為汪氏於周為長翟周  
其國北也今為大夫今孔  
時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樵  
曉氏長三尺短之至也樵撓西南  
蠻之國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十之三丈  
則防風氏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其長尺有咫準鷲鳥也楛木名堅斃包石為陳惠公使以

準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悞也仲尼曰準之來也

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氏北夷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

八蠻使各以其方賂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氏肅慎氏貢楛

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故名

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公而封諸侯分也元

武王元安胡公舜後古者分同姓以寶玉所以展親也展

虞過父之子故滿若夏后氏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

慎氏之貢陳偽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使

求得之令積如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員而赤直觸王

舟舟人取之王怪之徧問群臣莫能識之使使聘於魯

孔子曰此萍實也唯霸者為能獲之使者返生食之太美

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遊問曰何以知其然曰

曰吾昔之鄭陳也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

益都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

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

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王主祭祀

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郭璞註山海經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

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正對曰昔貳負之臣曰免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恬之於踈屬之山恬繫縛也音适在其右足反縛兩手繫之山上盤石之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

國朝傳記曰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日是晉某歲所造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中云此阮咸所造事並具樂部

前定行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二

據黃板精鈔本校計十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十三

學部七

教學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遂

周禮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

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然後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

又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稜節  
而施之謂係相觀而善之謂摩凡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  
然後禁則扞格而不能勝時遇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  
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  
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  
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收其失也

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  
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私和易以思可謂  
善喻也

又曰教者也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  
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  
繼志也

又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音宵雅肆三官其始  
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筮不視  
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不問不獵  
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尚書說命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

過字古書或為過  
乾道本韓非子二注  
文苑英華辨證  
有之餘雜枚舉

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道為本二曰敏德

以行為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穀梁傳昭公日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成

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為飾成童八歲已上者也就師問而方

心不通師之罪也

漢書曰景帝末文翁為蜀郡修起學宮吏民大化蜀地至

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乃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為

之始

又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

學者遠至

又曰章賢字玄成明經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

不如一經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為四姓小侯置學

又曰樊准見當世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日光武

受命中興之初群雄擾於冀州旌旗亂於大澤然猶投戈

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世刪定垂疑

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

每享射禮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

冠帶縉紳遊辟雍觀化者以億萬計

後漢書曰樊儵字長魚刪定公羊嚴氏春秋世號樊侯教

學門徒三十餘人

學門徒三十餘人



又曰延篤字叔堅南陽隼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後以病免歸居家教授不倦

又曰任安字定祖學圖究識竟其術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又曰張興字君上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者著錄巨萬人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古筭河洛七緯推步之奧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

又曰鄭玄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

又曰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賣之以供奉養遠方人從遊學皆執經追於澤畔

又曰歐陽歆為司徒坐在汝南賊下獄中濟陰曹仲字伯山從歆受尚書門徒三十人

又曰丁恭字子然學義精明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

又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道弟子千餘人

又曰劉崑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之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又曰馬融常在高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列女樂弟子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晉中興書曰范寧字武子解褐為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

繫已志德行之士莫不來宗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涼州胡辨者河西大儒也前

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姚興勅開慰曰諮生諸訪道義修已厲身往來出入

勿拘限於是學者咸勸儒業盛矣

國語曰晉文公學讀書於日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

咫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

者行之猶愈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

卿之太子元士之適子十有五始入小學見小節為踐

小義焉年十五入大學見大節為踐大義焉入小學知父

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

墨子曰墨子勸弟子學曰汝苦學吾當仕汝弟子學暮年

就墨子求休子曰汝不聞魯人乎昆弟五人父死長子嗜

酒不肯預葬其四人爾若送葬吾當為汝沽酒葬訖就弟

求酒四弟曰子壘子父豈獨吾父乎恐人笑子故欺子以

酒耳今子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遊焉肅焉修焉臧

焉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鄒子曰博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鮮矣未有不

求而得之者也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丘陵之崑崙

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衆星之照微

另本作使女工百  
十五引作女工上字  
之記

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

凡子曰學不倦所以治已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聖舍

而不治則腐蠹使上女繅之為美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

聖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子以為世士則天

下諸侯莫敢不敬

任子曰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為智不

勤教則無以為仁

郭林宗別傳曰泰以有道君子徵同邑宋子俊勸使往泰

遂辭以疾闔門教授

鍾會母傳曰夫人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勸見規誨年四歲

受孝經十五入大學謂會曰學猥則倦則怠怠吾懼汝之

怠故以斬訓汝令可以獨學矣

王粲儒史謂曰古者八歲入大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 則文法與藝具存

於此矣

虞溥厲學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如涉學處

講修典訓此成大業文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

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目開所不

聞口見所不知然後心聞意朗敬業樂君忽然不覺大化

之陶矣至道之入神也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

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三

據黃氏新鈔本校 計五頁

前言行

同抄本紀下空  
一格

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四

學部八

幼學

晚學

好學

廢學

禮記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

又曰禮曰十年曰幼學

論語為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漢書曰東方朔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

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鉦鼓之教亦

誦二十萬言時莫之比

司馬彪續漢書曰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間

閱篇讀一見多能誦記

後漢書曰張堪早孤讓先生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魏志曰鍾會母性嚴矜勤見規誨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國語十三誦周禮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便入大學問四方

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西晉趙至字景真年十四隨人入太學觀時稭康於學寫石經古文異事訖去遂隨車問康異之而為諸生

宋書曰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儉度曰我

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主坐右銘以

貽之丹陽尹遠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括栢豫章

小已有棟梁氣矣

南史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幼聰敏有志操年九

歲隨從伯闡侯陸倕問經十字荔對無遺失禮倕甚異之

太守衡陽王辟為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

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六歲能誦詩書十二為

中書博學生好學躡身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

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馳逐僮僕父母寢時後燃火讀書

以衣被蔽窓戶恐漏光明為人所覺內外親疎呼為聖小

兒

又曰任城王澄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  
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書晝夜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  
奇之曰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  
江夏黃章不得無雙也澄笑曰籃田生玉河容不尔十六  
通杜氏春秋桓集門生討論同異

三國典畧曰齊王紘字師羅大安狄那人比豫州刺史基  
之子也年十三揚州刺史郭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  
曰誦孝經元貞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  
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  
意

梁書曰西陽王大鈞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問讀

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卽誦周南音韶清雅帝重之因  
賜王羲之書一卷

三國典畧曰梁孝元字世識初年五歲梁武問曰讀何書  
對曰能典禮梁武曰汝試言之孝元卽誦上篇左右莫不  
驚及長精神爽雋

殷典通語曰殷禮字往嗣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就官學書  
在師未嘗戲弄諷誦恒不為聲潛識而已師殺雞詣禮文  
穎曰賀此子能與君門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  
遂不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鬧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  
強記殷往嗣後與張温使蜀至荊州虎牙遭水衆人失色  
往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之嘆曰東吳蒯蘆中乃有此奇才

偉

晚學

國語曰晉文公問元師於趙衰元師師對曰邾穀可行年五十矣穀晉大夫守學弥惇夫先至之法德義之府也志德義生能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從邾穀從之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少年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學如日中之光老學如炳燭之明孰與夜行乎公曰善哉

後漢書曰獻帝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講者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曰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農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

者聽為太子舍人

劉又獻帝紀曰時長安中諺曰頭白飯

愍念悉用補郎舍

齊書曰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悟始入西

郭逢充獵右臂鷹左常狗遇舡至便於紕率講拜於水次父

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

請至來年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焉延明年便改多所該

通

唐書曰姚元崇侍玄宗獵于渭濱上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

少居廣城澤不知書唯以射獵事年四十方遇張憬藏謂

臣當以文學備位宰相無為自棄還來折節讀書今雖官

位遇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薦於大遲速稱旨上大

遇當作遇於是下脫呼  
字為乃鷹之說於大  
乃放天之說

悅曰久不見卿思有願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常後後縱  
轡久願之卿行何後公曰臣官踈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  
可兵部尚書平章事

桓子新論曰高君孟頫知律令嘗自伏寫書郎署哀其老  
欲代之不肯云我射自寫乃當十遍讀

魏應璩答韓文憲書曰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十五  
始涉師門朝聞道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  
以學藝何晚之有有若能上追榮南忘食之樂下踵寧子  
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  
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好學

論語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也

又曰有顏淵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又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  
謂之文也

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又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可謂好學也已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拱而立尚右二三子亦皆尚  
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尚左



新序曰葉公詣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  
對曰好學而受規諫也好學受規諫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  
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好學受規諫宜哉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兄伯常  
耕田縱平遊學

東觀漢記曰馮豹字仲文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為之  
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

又曰和喜喜鄧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曰當習女工  
今不是務寧學當博士耶后重違母意書則縫紉夜則炳  
燭讀經傳宗族內外皆號曰諸生

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

人師爽遂號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好學專精每一思至中食失食  
行墜坑坎亡失冠履其父常言穆大專幾不知馬之幾足  
後漢書曰張霸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  
生孫緄劉固等慕之各市宅其旁以就學焉

魏書曰吉茂字叔暢好書不耻惡衣惡食而耻物物之不  
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精思數歲

北齊書曰劉逖字子祥少而聰敏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不歸其好學如此  
也

文傳傳曰季康字蕭遠篤志好學善屬文詞藻清美常燃

柴草火以讀之

南史曰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也永明中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所借清河崔蔚祖謂之書淫

北史曰隋劉臻為儀同性况忽眇經史經曰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南訥住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悟叱從者治大無異吾欲造劉訥耳

杜預自敘曰少而好學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貧窘晝則務作勞夜則甘疲寐及二時之務書卷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旬學或晝夜寐或戲獨否或對食忘冷或不覺日夕是以遊出之事吉凶畧絕富陽男數以全生之道誨子方之好色號子為書快

廢學

毛詩緇衣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尚書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左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也

史記曰周道既廢焚燒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也

又曰始皇諸生到者拜為郎七百人密種瓜於驪山山温成實令諸生就說視之人人不同乃為伏機方難未定機發從上土填之其坑在陽西南三望里今為閔儒鄉也

又曰秦始皇今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諸守尉守之敢偶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之

漢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終而大義乖

前漢書曰絳侯不好文學每召諸生東向坐而責之不以

賓主之禮相接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寫書輟書歎曰丈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三國典畧曰齊許惇無學術與邢劭魏收等同列諸人談說經史惇隱几而睡深為勝流所輕

梁書曰柳津字元舉性強直之風華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令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也

隋書曰宇文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為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文周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

保據岩谷征路懸絕慶東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  
唐書曰馬燧少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  
矣丈夫當立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一儒也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常棄瓢而嘆曰丈夫當  
立功絕域何能坐於散儒卒斬匈奴使者還報拜中郎將  
後復斬樓王首封儀陽侯

金樓子曰曹子文善射御力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

忠意慨慨魏武常仰之曰汝不念讀書而好乘馬擊劍此

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謂書彰謂左右丈夫一為衛霍

將方騎馳沙漠馳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

據黃氏新鈔本校計七頁

前空六行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五

學部九

講說

廣雅曰講讀也

說文曰講和解也

易文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

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后十七年時會門下大生講問擬

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

又曰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惟講誦弟子以次受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班伯為中常侍成帝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又曰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充乘貴辦

諸儒莫能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前升堂

抗首而說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文穎曰諸儒而

為之語曰五鹿岳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遷杜陵令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惠壯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

乃歎息曰綱粟犢反能尔耶吾終耻溺溝中死遂裹糧從

雲雲與言並不能對逡巡而同拊心語人曰吾不能劇談此中多有人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初光武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問主人得无去我講

乎又曰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又曰桓榮為博士顯宗即位乘輿幸太常府令榮生東面設几杖會百官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

又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稱善

又曰顯宗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後復令桓郁說

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我者商也又問郁曰子<sup>幾</sup>能傳李郁曰臣子皆未能傳竟孤兄子一人李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旣白之

又曰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揚子行論難備備祁聖元又周<sup>李</sup>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李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也

又曰井用字大春通五經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紛綸井之

大春

又陳器字君朝諱詩語曰閔東說詩臣君期

又曰魯平字叔陵兼通五經閔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也

又曰賈逵字景伯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本賈長頭

後漢書曰漢鄭玄西入關因八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于人<sup>許</sup>堂者五十于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誦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下玄因所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又盧植於馬融肄學列女樂在於前植侍講積年未曾轉

盼馬融是以敬之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

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紹容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  
互起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嘗不嗟服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旨後還歸立  
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  
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雜問者百于人  
又曰戴馮字次仲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群臣就席馮獨立  
世祖問之對曰博時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  
就席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說經我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  
通者馮重五十席京師諺曰解經不窮戴次中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少好尚書十六能論難永平中引

見說文侯一篇賜衣被章帝會諸儒白虎觀上善鴻難說  
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氛穰大起時人凋傷帝深難感之  
與素所敬者大理正郎書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  
之士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  
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曲論詩賦蓋  
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晉書曰鄭玄為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嵩  
貴卿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肆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望先  
師於辟雍

又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以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太學九四學並建之

梁書曰中宗於敬賢殿講老子僕射王褒執經百僚皆預講席中宗談所捷辯間以嘲謔在座者相顧解頤

又曰沈峻字士嵩武嵩人也博通五經尤長時政吏部郎

中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可講之書必以周史

立義然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所

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此日開講群儒劉岳沈熊之徒皆

執經下座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也

又伏曼傳曰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

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二叔夜使吳入陸探徵書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與袁粲罷朝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士絕

又曰盧黃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文者有崖人恩孫詳蔣顛並聚徒講說而音辟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術深相賞好后為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又曰賀琛字國中幼孤伯父瑒受其經業一間便通義理

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后琛家貧常往諸



十餘場之門徒稍從問道初場于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十餘人場天監中亡至是復果琛矣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是講授既世習里文究其微精占述先儒吐言辨一坐之聽受終日不疲後周書梁晉熙郡王蕭大<sub>禮</sub>一當元帝時以世多忘恐諛懇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忌遊狎但以講詩書易為事梁元帝嘗旨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sub>禮</sub>一辭約指明應答无滯梁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文尔既有之臨淄好文尔亦兼之然東平為善弥高前戴五重之愛之尔當倣焉

北史曰后魏元善千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一孝

經于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以陽之說更起朕心資絹一百疋衣一裘

又曰盧景裕博通經典齊文襄入相于第開構招延時雋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雜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生復无隙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後周書曰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温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孝于徐遵明長于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隋書曰後齊將講于天子先定經于孔文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摘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

曰帝服通天冠玄紗袍乘象輅至孝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講畢以太牢一釋奠孔父配以顏淵列軒懸樂六脩舞行三獻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

又曰馬光為太子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文王公已下與集光升堂講禮啓發章句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余人皆當時碩文光剖析凝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

又曰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明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聲已定

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一肄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陋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文視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為曾說不為閔說何耶答曰魯孝特優門人不能建也制旨駁也曰朕聞家語云昔魯哲使曾參鋤爪而誤斷其根哲怒授大杖以擊其背稱手仆地絕而后蘇孔子聞之語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則欲殺乃不可得小善則受大杖則走參欲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就愈于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

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于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為教勞而非法可謂孝之道耶

論林曰劉貞長于桓公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人心處便一咫尺玄門

吳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至八九

三國典畧曰東魏進曰于達拏年十二曰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門講趙群陸仲讓陽屈服之曰大悅擢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謂之語曰解

義兩行得中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五

據黃板新鈔本校 計六頁

前空行

太平御覽 卷第六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〇十六

學部十

讀誦

禮記曲禮下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與執事卜曰

執事太卜之屬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禮謂習錄所當

共之事也

又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

俎簋讀禮法者太史學羣執事使此小史也

史記曰太史公曰予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息也曰嗟夫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又曰孔子晚善易常編三絕鐵摘三折漆書三滅也

又曰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圃

漢書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楊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白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高鳳誦經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

鷄鳳受竿誦經如故天暴雨流麥意在經不視麥漂

謝承後漢書曰王克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能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又曰侯瑾字子瑜傭作為資暮還輒爇火以讀書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六歲能史書書辯辯煊煊太太破破欲欲

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

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欲舉博

士耶后重遣毋言書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后

又詔中宮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

朝夕濟濟

范曄後漢書曰周盤字伯堅居貧養母儉薄不克常誦詩  
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常帶就孝庶之舉也

又曰裴駿字神駒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七八歲就師  
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禽獸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  
後未嘗獨食

又曰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而嘆曰吾以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  
如生

魏武本紀曰吾讀介推之避晉封申包胥之逃楚賞未嘗  
不廢書而嘆

魏畧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樵負販常挾經書授閉習

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為人賃書所寫既畢誦  
讀亦遍

魏志曰賈逵最好春秋課日讀一遍

吳志曰劉翥字正明性果烈好讀兵書及史傳每覽古良  
將攻伐之勢輒對書獨歎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  
食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  
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又曰王恭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

卷而嘆

又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嶮難改心  
好星曆陰陽數術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  
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  
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隱書處士傳曰王褒字偉元北海人也讀書至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霑習也

沈約齊紀曰顧歡字玄平少喪父事母謹孝母喪于墓側  
數年好事者或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悲慟不  
能禁自是學徒廢蓼莪之篇不復講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韓景山安平佳津人也年十

歲能屬文曰誦書三與身齊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宋書曰沈演之家世為將至演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  
達義理上知名

北齊書曰趙郡王琛字子獻初讀孝經至賢於是父輒流  
涕獻欬

又曰楊愔幼而喪母曾詣舅子泰泰與之飲問汝讀何書  
答曰詩泰曰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相感咽子泰亦對之  
獻欬於是遂為罷酒

北史曰後魏元暉業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父襄常問之  
曰此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  
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

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  
縱橫

梁書曰武帝每讀孝子傳未會終軸輒輟書悲慟由是家  
門愛重探願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机讀書不  
待過温故一閱皆通憶

又曰范云傳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云為府主簿王  
未之知後剋日登泰望山乃命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  
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大篆人多  
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  
之皆茫然不識未聞云云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之  
進乃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

又曰昭明太子統字德施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  
過目皆憶

陳書曰始興王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馬上執卷  
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朝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  
百戲

隋書曰崔儵字岐叔以讀書為務頗自負而忽人嘗大署  
其門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我室

又曰來獲貌字崇幼而暮能好立奇節幼讀詩至擊鼓其  
鏜踴躍用其羔裘豹室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  
世當如是為國滅賊以助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以羣輩  
嘉其言而壯其志



又曰韋師字公穎少沉謹有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

唐書張懷太子賢由上深所嗟賞之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曾遣讀論語賢易色再三覆誦之乃云性愛此言因知夙成聰敏出自天<sub>口</sub>性也

又曰蕭德言晚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達夜畧無厭倦每此聞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侯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而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又曰郭山暉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為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客娘舞將大匠宗晉卿

勞乎

舞渾晚左衛將張洽舞黃麋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

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

道士上章山暉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右詩兩篇常從之

于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

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為昔遠之帝加山暉之意

墨子曰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五士

莊子曰孔子遊于緇帷之林休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聽曲為法

又曰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

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又曰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問曰

六平御覽 卷之百二十一 五

敢問公所讀之書何言也

公曰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

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布曰以臣之事

觀之斷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于

乎而應于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

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聽輪

古人物各有信  
學教之無益也

古人與其不可傳者一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

而已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子何為於書子

子夏曰書之論事皎皎如日月之代明離此如參辰之錯

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於心弗敢忘也

尸子曰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

曰夫子何為歎矣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

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而必變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

之昔堯履天子之位允受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

而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

時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益損之徵歟日中則易月盈則

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

人則下二人則軼調其盈虛所能長戲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神仙傳曰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為復讀之

洞冥記曰李克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為業秦博士門徒萬人

伏生時十歲乃就克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

四代之事畧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

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

可數萬遍但食穀損人精惠有道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

其一二耳故堯舜二典門漏尤多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于楚復陳

陳夏徵舒殺其君楚王計之因取陳而有之申叔

時陳庄王從之乃復陳因也

喟然歎曰賢哉王楚莊王也輕千乘之國

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忠弗能進其義非莊王之賢不

能受其訓

春秋後語曰蘇秦歸周雖多畜亦何以為於是夜發書篋

數十得周書陰

蘇秦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讀之欲睡引錐刺其

股血流至踝暮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幽明錄曰襄陽城南有秦民蔭為性至孝親歿洩血三年

人有為其誄蓼莪詩者民間其義涕泗不自勝

桓子新論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

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俗說曰劉柳為僕射傳迪為左丞傳大讀書而不解其義  
劉唯讀莊老而已傳道劉云正讀十二卷何足本人劉道  
傳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

物理論曰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無治絲之能而  
悟聞詩之義

華陽國志曰徐誦字子產少讀書曰不過五十字誦千遍  
乃傳終成儒學

先儒傳曰延篤從唐季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  
誦之及辭歸季度曰卿欲寫傳何辭歸答曰已誦之矣

孝德傳曰張楷字公超河南人也至孝自然喪親哀毀每  
讀詩見素冠楚人未嘗不掩泗焉

列女傳曰班婕妤楚人况之女賢才通辨選入後宮每讀詩及  
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復之

晉潘岳間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見司馬安四至九卿而  
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金樓子曰有人讀書握卷而輟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  
為黃妳此蓋言其怡神養性妳姬也

又曰凡讀書必以五經為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  
百遍其義日見此外衆書自可汎而觀耳正史既見得失

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為先譜牒所以  
別貴賤明事非自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疎或復通塞升降

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又曰自叙云吾時夏夕中下絳紗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卧讀有時至曉率以為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福之自會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sub>十</sub>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茲言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六

據黃氏新鈔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七

學部十一

談論

史記儒林傳云清河王太傅轅固以詩治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曰不然桀紂虐亂天下之人心歸湯武誅桀紂非受命湯武謂何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臣下不能匡過以尊主而誅立代非弑而何轅固曰必君<sub>云</sub>是高祖伐秦耶于是帝日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也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非也

漢書儒林傳曰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舒議不如仲舒

又曰楊雄為人簡易佚蕩不能劇談而好深沉之思矣

又曰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其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尊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且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說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

亦善談論與京共談假借之昌邑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

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辱焉

又曰郭象者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又曰樂廣嘗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無為言談林藪

又曰朝賢嘗上巳楔洛或問王濟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說漢裴頠論前言往行靡靡可聽王戎子房秀

禮之聞超然玄著

又曰五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子

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曰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又曰胡母輔之字彥國與王澄等為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又曰趙孟字長舒為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黥時人言諸事不決皆當疵面

又曰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

晉中興書曰殷浩弱冠與京兆杜人並肩美譽善言玄理

又唐元規少好黃老能言玄理時人方之夏侯泰初

又曰謝弈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

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曰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以清

綬步障自蔽申獻之前義容不能屈

又曰孫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理于時殷浩擅

名一時與抗論者唯盛嘗詰浩談論對食奮尾毛悉落飯

中食冷而復爇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

沈約宋書曰高祖少時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

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也鄭解之難必切至未嘗

假借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時慙而變色

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談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

多見寬容唯鄭不尔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感之謂時人謂之格倭

宋書曰謝靈運辯博辭義蜂起王惠嘗與之談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

又曰謝瞻傳曰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惠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忘談者亦玄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又曰張敷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弱冠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掘塵尾歎曰吾道

東矣於是名價曰重

後周書曰蘇綽屬太

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

漢故倉地顧問左右

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道請問

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

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

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

太祖卧而聽之綽于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

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語朝謂

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

又曰裴文學字道裕少忠謹涉獵經史總管韋孝寬特相

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



又曰冠雋字祖雋上谷平昌人也世宗尚儒重德特欽賞之與相見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雋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不覺為之前席

齊書劉繪傳曰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奏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辨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魯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又曰張緒性清淡善談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聞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

三國典略曰陳素憲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

周字是北北之說按此及下條乃南史之文誤標齊書

每有新義出入意表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欲策試不若正曰經義尤淺未敢令試居數日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侯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疾乃授憲麈尾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賸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迺起義端憲酬對閑敏神色自若弘正因謂又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為博士矣  
梁書曰沈約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時東宮多士約特艾有親遇時王侯列官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平生得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與可恒早入

按唐乃贈字上當有不字並在宋字下傳寫脫不字又脫贈字與旁錯在口下南史劉繪傳可證

又曰簡文在東宮占戚袞講論又嘗署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未相質疑次令中書人徐摛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辨從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領答如流簡文深嘉歎之

隋書曰辛彥之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唐書曰楊綰凡所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

### 至有數千里來者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徒<sup>走</sup>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鈎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陽陽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縮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見抵掌而談兌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抱朴子曰王充所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見之歎爲高文度越諸子恒愛玩而獨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其隱處果得

論衡捉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也亦出著書門

管輅別傳曰輅父為瑯琊即兵長輅時年十五瑯琊太守

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時之後欲得相見輅父即遣輅

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

多加賓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志未剛若相觀懼失精

神先飲三升清酒盡之然後而言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

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府君耶四

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

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周漢之事但論金

木水火鬼神之神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耶於

是唱大論之端遂造陰陽文彩汎流枝葉橫土少引聖籍

籍多發矣然子春及眾士平共攻劫請難風起而輅人人

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發聲徐州號之

神又冀州刺史裴徽占輅為文學從事相見親輅終日不

覺罷倦再相見轉為治中四相見轉為別駕前至十月舉

為秀才

物理論曰夫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瞻耳而已

荊州光德傳曰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德操蠶月射採桑

後園士元往助之因與共談言甚神遂移日忘食德操於

是異之

世說曰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年未

弱冠往見之晏聞來倒履出戶迎之因條向者勝理語弼

曰此理僕以為理極可謂得復難不弼作難一坐便以為  
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懽皆一坐所不及也  
又曰衛玠字叔寶少有名理瑯琊王平子高氣不羣遵世  
獨邀每聞君子語議至乎理會之間要微之際輒絕到於  
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及  
君年嘗論者以為出於王武子之右也咸謂王家三子如  
衛家一兒玠於武昌見大將軍王郭與之談論彌日信宿  
敦顧謂僚屬曰昔何王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  
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虞永加之末復有正如之音清  
言勝亦疊疊入微何平叔在當復倒矣

又曰孝武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逆講車武子謂袁

彥伯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聞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  
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瘦於屢照清流圯於  
惠風也

郭子曰張憑舉孝廉出京負其才氣必謂恭時彥欲詣劉  
直長鄉里及同舉者咸共哂之張遂徑住詣劉既前處之  
夏坐通寒暑而已真長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據良久張欲  
自發而未有其請須之王長史諸賢來請言各有隔而不  
通處張忽遙於末坐判之言約皆遠便足以暢彼我之懷  
舉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遂清言彌日因留宿遂復至曉  
張退曰劉卿且前去我正爾往取卿共詣撫軍撫軍簡文張既  
還船同旅笑之曰卿何許宿還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至

遣教覓張孝廉船同旅悅悒愕既同載俱詣撫軍至門劉  
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  
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數書日乃止曰張憑勁粹為理之窟  
即用為太常博士

又曰范玄平江寧欲屈引長史曰長史王仲祖卿助我王曰

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也

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人居  
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机談机心服之而無以  
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  
正是山陽山王家墓耳机乃怪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  
散日知所過者信王弼也

又曰陸雲獨於空單中忽見一家墻院整棋雲時飢乏因  
而詣前見一年少可二十餘風姿可嘉論叙平生不異於  
人尋其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  
嗣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家雲始謂我須已經三日  
幽明錄曰阮瞻素秉無鬼論世莫能難每自謂理足可以  
辨正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院寒温畢聊談名理  
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返覆甚若遂屈乃作色曰鬼神  
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忽變為  
異形須臾消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後年餘疾病死

前空九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八

學部十二

叙圖書

叙圖書

正謬誤

尚書叙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卒唐虞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語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侍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  
上世帝王遺書也

左氏傳曰晉荀息如周籍談為介謂籍談曰昔高祖孫伯

厭黑司晉之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汝司典之後何忘之

漢書藝文志曰晉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單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韋昭謂王氏齊魯也

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繇然殺亂

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

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上喟然

而稱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

子傳說皆充秘府

又曰父尚書藏於中師右注曰家語云孔勝字子襄畏秦

法峻急藏尚書論語孝經於夫子堂壁中而漢記曰孔

所藏二記不同未知孰是也又後漢王莽徵陳咸咸遂稱

篤疾於是乃歛其家律令文書藏于壁中也

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愜為南海太守

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愜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

越五嶺越在海濱其俗以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而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寒

邀名嫌疑之間誠先王之聽慎愜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

不乏季子矣

魏志曰王修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

...

有名也

蜀志曰向朗字臣遠潛心典籍積聚篇卷是於時最多也

晉書曰裴憲楷之子也王浚以憲為書石勒破

後唐書曰季谿者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家有奇書時號季

書樓

李氏春秋曰先識覽桀將亡太史公終右執其圖書而奔

子商紂將亡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奔周穆天子傳曰發

已至於羣玉之上容成氏之所守山阿平無隘曰亂中繩

先王謂之策府言往右帝王以為藏莊子曰孔子西

藏書於周室藏書所著子路謀曰由聞周家徵藏史有老

聃者徵藏藏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當試焉孔子至老

聃之門而老聃不許也

博物志者劉得治淮南王欲得枕中鴻賓秘書及其子向

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

乃以罹罪

又曰太古書今見存者有神農山海經或云禹所

作素問黃帝作連山歸藏夏所之書周易曰易蔡邕云禮

記月令周公所作證法司馬法亦云周公所作

論衡曰倉頡作書雨粟鬼哭虛也案圖書文書與書何異

鬼神惡書則河出圖何也若不惡為書何忽致恠或作書

時會鬼哭雨粟也耳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場北古時陶冗晉時有人逐狐入穴

寶

所疑時誤之

證謚之謫

此條有脫抄本同按晉書志附錄皆實至巨萬惟志與前錄家有書百餘卷云

小注者字抄本另行

今本博物志闕此文



行十里許得書二千餘卷

金樓子曰有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白毛詩春秋

各一部又寫前漢史記三國誌晉春秋莊子老子肘後方

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又曰吾今年四十六歲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也河

間之伴此金樓子漢室頗謂過之也自稱也

正謬語上三五

劉向別傳曰離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折若怨家相對故

曰離也

左傳曰晉師閏月濟于陰阪杜預注云長曆推之此年無

閏月數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也

呂氏春秋曰有讀史者晉史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

亥也夫已之與三相近豕之與亥相似至晉而問之則曰

晉師已亥涉河也

漢書曰文志曰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言經傳諸子詩

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傳醫李柱國校

方技每一書已師古曰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奏之

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

羣書曰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有六藝畧

六經大勅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

略

抱朴子曰書三寫以魯為胃以帝為虎

書鈔二百引此  
作以魚為胃  
此胃與魚形近  
說胃乃魯之壞

劉向七畧曰古文或誤以見為典以陶為陰如此類多  
穎容春秋例曰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  
雄劉歆後有鄭眾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  
義正者遷尤多聞略舉一兩事以言之史記不識畢於文  
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楊雄著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  
從來尚矣

後漢書曰和熹鄧太后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書  
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思諺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  
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傳記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年八歲手自校書刊定謬誤也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起家秘郎考覆舊文刪省浮秘中書

今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齊王牧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  
然後返之

後周書曰元偉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尉刊  
經籍

又曰明帝幼而好學博覽羣書自籍文詞彩溫麗及即位  
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經史又招  
採衆書自羲農以來子魏末叙為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  
文章十卷

唐書曰褚元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中官漸致  
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於是上令於東都乾

元殿前旋架排因大加搜寫廣求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完備

又曰貞觀中頒五經於天下初太宗以經籍去聖久矣文字訛踳詔書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刊正之及成又曰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討論得失時諸儒習師說舛謬已久皆竊議非之於是異端蜂起師古一一辨答取晉宋古今以相發明所立授明據或出其意表晉儒皆寫所未聞數服而去太宗善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八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五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九

學部十三

採來遺逸

借書

賜書

寫書

載書

焚書

採來遺逸

史記曰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秦圖書

劉歆七略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

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正閣廣祕室之府物理論

魯恭王懷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

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漢書曰成帝何平三年遣詣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前空三行

東觀漢記曰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

後魏書曰高謐字安平典秘閣謐以墳典殘缺奏廣訪郡邑大家繕寫由是圖籍莫不審正

又曰李暉署劉炳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暉尚好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柄時侍側前代高圖暉曰躬自補者欲人重此典籍也

隋書曰劉炫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亦免死

北史曰隋裴矩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

### 矩與穎收陳圖籍

又曰隋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學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

五治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先王墳典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尚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

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詳註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歸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

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獻誠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練帛皆取為帷囊所取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

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秘書  
 郎鄭默刪定舊文詩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  
 籍元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史著新簿屬劉石憑陵  
 從而失墮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  
 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弘收其圖  
 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  
 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  
 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省經籍  
 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及周師父郢鐸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  
 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

闕如周氏創基門右戎軍朱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  
 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自殘開  
 猶多及東夏初平復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  
 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  
 殘缺此梁之舊自正有其伴正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  
 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厄迄今數遭五厄與集之  
 期屬膺聖代今秘籍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  
 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  
 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于是下詔獻書一卷賡縑一疋  
 一十二年間篇籍稍備乃總加編次古天下工書之士京兆  
 韋霽南陽杜頡等于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

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二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後唐史記曰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州搜訪圖籍使傳美偽蜀王衍之舊舊察家在成都便於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其傳美使迴所得纔九朝而已其餘殘缺雜書益不足記

借書 上卷四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邑人大姓又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後漢書曰王充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間讀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流百家之言

蜀志曰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成湯大聖親野漁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受女樂而棄朝事道家法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君子先以懿之德也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預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

子業

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又曰皇甫謐表從武帝借書上送一車與之謐羸病手不

釋卷歷觀古今無不皆綜

先賢傳曰延篤從唐漢李慶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

本誦及之辭歸李度曰卿言寫本何故辭歸荅曰已誦之

矣齊張率傳曰時陸少女宗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女

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山陰人好學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

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讀論深相歎乃執奐手曰昔伯

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

籍尋以相付

後魏書曰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

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

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

於市安能看人眉捷乎

後周書曰梁察文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為勉

所賞略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書以給之遂博覽羣

書學無不綜

北齊書曰劉畫少負笈從師服膺無勸恨下里少墳籍便

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世良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

意披覽晝夜不倦

隋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辨就魏收借其書數年之

間才學兼著

唐書曰裴行健初以門蔭補弘文生累年在館唯閉戶讀

書館司將加薦舉因解左僕射坊女齡問其故對曰遭隋季亂離私門書籍蕩盡其在館披閱有所成耳

又曰中書令李敬玄亳州譙人也博覽羣書特善三禮初上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

令讀之

又曰陽城字元宗北平人也代為官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云十乃無所不通

賜書 上卷五

後漢書曰東平王蒼傳明帝賜蒼以秘書列圖道術秘方又曰王景永平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問景以理水景陳

其利害應對敏捷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又曰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本

又曰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才財好古之士自遠方來

齊春秋曰蕭瑄字元卿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也

陳書曰江惔字摠持幼篤學有詞采家傳易賜書數千卷摠尋讀未嘗釋手也

唐書曰垂拱三年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新

文章令新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持其詞涉規誠

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又曰開元十九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



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寫書

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遁剪髮以相活或備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服裏夜還更東折竹寫之

抱朴子自叙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洪生為二親所驕勝眾遭火典籍蕩書伐薪賣之給筆夜以賜書家貧之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桓譚新論曰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常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畧可

蕭子顯齊書曰隱士沈麟士少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復成三二千卷滿數十箱後魏書曰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來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

三國典略曰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也泛涉墳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字孟會遣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梁書曰袁峻字孝高早孤志篤好學家貧無書從假借筆皆抄書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後周書曰裴漢昔人異書必取自錄本至於疾彌年亦未

載書員書

史記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負書搭担

橐形容枯槁

續漢書曰李固為公子躬步以馭馬負書從師

墨子曰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建而怪之對曰昔

周公曰朝讀書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

此也

晉書曰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徙居載書三十車也

焚書上宜五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二年令天下敢有藏詩百家語者悉

詣守尉燒之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禁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耳

風俗通曰董卓蕩覆王室天子西移所載書七十車過雨

道難分半投棄即於處燒燔糜為灰穢

淮陌子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書者

言之所出智不籍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也

三國典略曰初侯景來既遠東官妓女尚有數百人景乃

分給軍士夜于宮中置酒奏樂忽聞火起眾遂驚散東官

圖籍數百厨焚之皆盡初太子夢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復

欲焚書既而見熱夢則驗焉

又曰周師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濟入東閣行殿命舍人高

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欲自投火與之俱滅宮人引衣遂及火滅盡并以寶劍所挂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窮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九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七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二十

治道部一

君

爾雅曰林丞天地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尚書秦誓曰嗟我友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又曰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毛詩曰鹿鳴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禮記禮運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曰何  
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  
衆謀况知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  
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  
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荀悅漢紀論曰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  
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  
克己恕恭好問力行動已從義不已從情是為治主勤若  
守業不敢荒怠動已先公不已先私是謂存主情義交爭  
公私竝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其義私多  
於公制度踰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邪諂放逐忠賢

縱情逸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常賜行禮以越  
公用忿怒施罰以踰治理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言壅塞  
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脩其政存  
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則朕幾得全苟有難貽矣白虎通  
生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者必主而已矣白虎  
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

管仲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  
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  
下相疾也

鄧析書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  
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無

功一責也居大位不治二責也為理而不平三責也而御

也字各行

軍陳而奔皆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又曰為君者當若冬日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為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俺自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主

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

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讐

孫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有義也義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方則

流方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水者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

則流濁○鬼谷子曰事聖君有所從無諫諍中君有諫諍

荀子君下有者字

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

又曰君得名則群臣恃之君失名則群臣欺之

尸子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

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視君之有國

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

叔向稱管仲隰明之力師曠曰君壤地水臣草木也壤地

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又曰勢者君子與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

按今本鬼谷子無此  
久而荀子臣道篇有  
之諍作諍中上有事  
字矯作矯疑此本引  
荀子下條引鬼谷子  
傳寫者訛而今本遂  
沿其誤 補庵

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為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

又曰為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至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文侯不悅座趨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

又曰善為君者蚩夷反舌皆服俗淳也水泉深則魚鱉歸

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蓄息百倍皆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所為小其所為少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焉故曰君道無為

又曰昔太古常無君其民聚生群處之母不知父母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

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利之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郭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承吳闔閭染於伍員文之義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強吳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治國張武申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為君而安也以為行禮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

為故能使眾為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

又曰鄭君問於彼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彼

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

聽道行又何死亡故彼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又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

索襄子必近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

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

君臣之義也子無安吾所為矣凡吾所為者皆所以明君

臣之義也非從易也

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

今本特君覽作大  
亂君臣之義者無  
此失吾所為為之  
矣又義雖通可據  
此引訂正不可依抄  
本圖去

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而與也也以國與人樂紂與湯武是也

說苑曰問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

君清靜無為務在於博愛取在在任賢開耳目以察萬方不

溷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倬然獨立屢省考績

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新序曰趙襄子問於

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恡而不忘襄子

曰宜哉吳之亡也恡則不能賞賢者不忍則不能罰奸賢者

不賞有罪不罰不亡何待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為

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

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

抱朴子曰清玄部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

乎著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

化隆君之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

情以樹至公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方工...  
卷之...  
...



Large, stylized, semi-transparent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海山' (Haishan), centered on the page.

